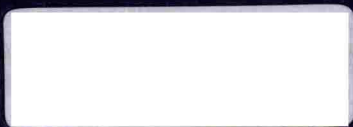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有锐度的思想，有温度的关怀

夏榆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夏榆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 夏榆著 .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12
ISBN 978-7-5426-5680-3

I . ① 在… II . ① 夏… III . ① 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 ①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5975 号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著 者 / 夏 榆

责任编辑 / 黄 韬

特约编辑 / 徐曙蕾

装帧设计 / 尚世德众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发 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68423599 邮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12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80-3/K · 397

定 价 /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代序）

1972年6月8日，摄影师大卫·伯内特和同在越南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经过一个遭受美军战机轰炸的村庄。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燃起冲天大火，他们看到一群在路上惊慌奔跑的孩子，一个哭泣的女孩裸体跑在最前边，身上没有了衣服。大卫和黄功吾几乎同时把镜头对准那些奔跑的孩子并按下快门。大卫照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到最后一张，他迅速换上新的胶卷再举相机的时候，那个哭泣的女孩已经跑到他们身后，大卫拍到那个女孩跑去的背影。黄功吾拍摄到了正面。这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2004年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惠新街附近一家咖啡馆采访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这一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此时正激情满怀，被职业理想感召，追求卓越感，不辞劳苦奔走在新闻现场，寻找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公共意义的人与事。普雷基曾为“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简称“WPP”或“荷赛”）评委会主席，他讲述联系图片社旗下那些著名摄影师拍摄震撼世界的照片的故事，回忆起大卫·伯内特与黄功吾的往事。普雷基视他们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越战的提前结束跟那些在越南的杰出战地记

者的工作有关，他们拍摄的残酷的战争影像促使美国人民反思越战，正视战争的创伤。”普雷基说。

对这些故事我怀有热忱，此前我看到过这些照片。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做事，编辑过大型图文书。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告别与缅怀 20 世纪的情绪弥漫世界，在编辑部的档案室我看到 20 世纪震撼人心的影像，看到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瞬间。我看到过那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在空袭的轰炸中哭泣着裸体奔跑的女孩潘金淑和她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的照片令我难以忘怀。普雷基将新闻记者的职责和摄影师相比，他说：“新闻记者的责任是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事物，认识现实。比如美伊战争中美国政府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有吧，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比如说克罗地亚，他们的总统说没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那好吧，就算没有，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必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旅途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此刻想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于 1911 年写在诗歌《伊萨卡岛》的诗句。我的始于千禧年的新闻职业在 2002 年成为标志性转折，这一年加盟《南方周末》担任驻京文化记者，到 2004 年进入职业生涯的深水区，我频繁地介入国际时事的报道，各种突发事件、海湾战争、地区冲突、恐怖袭击……我选择切入这些重大事件的角度，从文化的背景观察时代风云的变幻。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工作的领域在扩展，抵达的场域更遥远，访问的对象更纷繁。政治人物、学界精英、作家、艺人，都是受访者。倾听这个世界杰出者内心的声音，储存丰饶的精神遗迹成为我的工作。这些

受访者的声音变成文字聚集在纸上。现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脑前就放置着存有受访者声音的微型磁带，它们垒起来像是一堵微型的墙。在录音带的时代，我保存下来上百盘的微型录音带；在数码的时代，我保存着更多的访问音频。用坏了若干录音机，也用坏了若干录音笔。四海的漫游，环球的奔走强健了身体，也坚固了精神。

2012年7月，在新闻工作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决定辞别，开始职业写作。整理旧物时看到放在木盒里的微型录音磁带，重新将它们垒砌成墙。以前台湾著名媒体人高信疆先生说过：“这些磁带可以捐给新闻博物馆，它们有文物的价值。”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当年访问过的人有的已经辞别人世，他们珍贵的声音储存了下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只要打开录音机，他们的声音就聚拢眼前。

不仅依靠记者的眼睛观察这些纷繁的人事，也要用作家的头脑注视世界的变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谓作家，就是注视世界的人。”苏珊·桑塔格这么定义作家的工作。

此刻，重忆往昔，是对奇崛时光的纪念。汇集在此的文字，是时间的刻痕，是心灵的回声，也是精神的遗存。当我默诵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时，觉得那些写于百年前的诗句契合这些文字的精神气质，也传达我的体验。

除非你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
除非你的灵魂将他们耸立在你面前，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夏榆

2016年9月

目 录

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代序） / 1

如果亿万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

史铁生：站在人的疑难之处 / 3

莫言：响雷无声 / 26

刘再复：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标 / 37

张炜：忧愤与归途 / 46

陈忠实：我写的革命是白鹿原上发生的革命 / 59

蒋子龙：我不该断绝了跟禹作敏的关系 / 70

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巴金与《随想录》 / 78

王蒙：作家为什么在公共领域消失 / 88

还原历史真相

黄永玉：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 103

我作为反革命钦犯的女儿——胡风冤案的历史遗痕 / 117

路翎：一片血痕与旧迹 / 127

顾骧：晚年周扬与“清污”运动 / 137

宗璞：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 142

邓贤：辉煌的梦，悄然死灭的青春 / 152

微弱而积极的声音

崔卫平：微弱而又积极的声音 / 161

杨炼：提问者，诗人和思想家的姿态 / 171

周国平：我怕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 179

不在一条船上的知识分子——1990年代的思想版图 / 193

汪晖：我不是愤怒，我是悲哀 / 200

铁凝：文学体制不是铁板一块 / 209

崔永元：我一定要知道真的历史是什么样 / 218

文字的向心力

聂华苓：猎狗闻得出骨头，我们闻得出才华 / 233

马原：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创造经典 / 241

余华：记录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 258

苏童：我没有背叛先锋 / 268

杨显惠：历史是什么样，我就怎么样写 / 279

迟子建：故乡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爱人 / 284

阿来：天上也是人间，神话也是现实 / 302

刘庆邦：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 / 309

张贤亮：我很有幸和中国整个民族同命运 / 322

仿佛万古长夜的隔绝

李敖：不是误上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 333

痖弦：仿佛万古长夜的隔绝 / 344

余光中：把岛上的文字传回中原 / 351

胡一虎：像王宝钏苦守寒窑一样守着电视 / 359

第一部分

如果亿万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

史铁生：站在人的疑难之处

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惕和关怀。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02 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辞

我其实未必适合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我，利于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触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

——史铁生

摸到史铁生挽起衣袖的手臂间隆起的动脉时，有一种震动的酥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生张凌把史铁生手臂间隆起的动脉和静脉形容为三只大蚯蚓。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

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九年，一千多次的针刺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

去医院看史铁生之前，我在医院门前的花店买了花，百合与康乃馨，插满一篮。

透析室内史铁生拥被而卧，他的面色沉暗，但目光发亮。他对着鲜花微笑了一下，移动自己平躺的身体。身旁的透析机正在工作，来回清洗他体内的血液。两根塑胶管连接史铁生的手臂和透析机，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三次，在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史铁生全身的血液要过滤几十遍。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张凌主任说，九年前，史铁生刚到医院时精神状态并不好——这是每一个重病患者都会有的状态，因为他本来下肢就瘫痪，又患尿毒症。按国外的残疾标准，是双重残疾，肢体的残疾，加器官的残疾。这个打击对他非常大，他的精神状态不好，身体状况也不好。开始透析的时候，史铁生吃不进东西，体内毒素比较高，经常处于衰竭状态。尿毒症是难以治愈的病，它意味着患者终生要跟医院打交道，要面对医生，面对机器，面对针刺的痛苦。这是慢性折磨。

长篇随笔《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初患尿毒症之后写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是透析九年之后完成的。两部书都是重病给予他的思想的果实。

重病之时被史铁生描述为“沿着悬崖行走”。重病之时，整天是梦，梦见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梦见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尔

醒来，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是恍惚的星空，是心里的怀疑。

1972年，还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史铁生经历了第一次绝望和哀恸。那一年因为脊髓出了问题，他由父亲扶着艰难地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当时史铁生对自己说，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要这样走出来。结果是，他没有那样走出来，他被朋友抬着出了医院。那一年，史铁生的双腿彻底背叛了他，他成为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青年。在连遭双腿瘫痪、失去母亲的哀伤之后，命运并没有对史铁生放下重锤，1998年，他残废的身躯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终至依靠透析维生。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史铁生说：“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其实端坐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医生张凌说：“史铁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智慧和心质优异的人。”

在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不光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很多病友也知道史铁生。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的名字，也看过他的书，女孩子们说起史铁生来一脸的自豪，笑称他为“透析模范”。就坚强和乐观而言，史铁生是病友的一个出色的榜样。

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这是一位无名哲人说过的话。史铁生以自己的思悟印证了这句话，他写出了《病隙碎笔》，记录了自己在困厄之中精神的陷落和获救。“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有人用西绪福斯的神话比喻史铁生的写作。文学评论家季红真说：“生存、死亡、困境、超越，这些话语无疑属于哲学的范畴，当它们构

成史铁生小说文本话语的基本建构时，当然是他精神建构的一部分。他几乎近于残酷地解构着旧意识形态的神话，艺术地接近着生存的基本困境，并企图以重构生之意义来对抗死亡的诱惑。”

因为杰出的写作，史铁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02 年度杰出成就奖。

颁奖的时刻，在现代文学馆，史铁生的轮椅被人抬起来，抬上舞台，推向舞台中心，会议厅响起前来出席颁奖仪式的作家们密集而持久的掌声。主持人马原宣读评委会的授奖辞：“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2006 年 1 月出版的《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从死中看生

在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

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你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你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的时候，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你透析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透析使身体好转吗？

史铁生：我得的两个病都是终身制的。到现在我透析已经是第九年了。透析一个星期三次，一次四个半小时，为什么这么频繁，这么长时间？不透析时间的所有吃的喝的那些水分全存在身体里，而肾完全不工作。肾坏了，就算毒素你能扛得住，几天的积水你就扛不住。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他不能敞开了喝水，被限制尽量少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我要脱去三公斤水，有的人控制不好，随意喝的话，能透出五六公斤水，在四个半小时之内从人体里拽出那么多水，人就受不住。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它把你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器就是一个筛子，就那么大的眼儿，同样大的分子全被透走，好坏不管，所以就缺乏营养，饿，透到一半的时候很饿，有时候就会虚脱，抽筋。

透完以后很疲劳，乏力、饥饿。回到家以后要先吃，吃完就睡，休息一宿，这样才能缓过神来。

频繁地透析对你的心理和精神有负面影响吗？

史铁生：透析是救命的，你不透不行。没有透析像我们这个就是绝症，它比癌症还绝。癌还可以做手术，有的癌还可以治好。肾坏了，就不工作了，你没有替代的办法，就是憋死。所以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在中国透析大概在 70 年代才开始有，开始时候很简陋，人即使是透析之后也只能多活几个月。到 90 年代国内透析技术才完善起来，促红素也开始发明出来，促红素是给人体增加红血球的药物。肾坏了的人都贫血，透析的人贫血更甚，没有促红素，人永远处于一种贫血状态，那就休想干事了。我一直说命运对我不错，我的肾坏了，但是我坚持了十八年，坚持到透析技术完善了，我的肾才彻底衰竭，这时候我倒是可以靠透析活命了。促红素的发明也能帮助我提高身体内红血球的生长，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透析本身对身体和精神并没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有并发症、骨头疼等问题。

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目前医疗突出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说俗了就是有钱你就能活，没钱你就不能活。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